

尊敬的師父上人，尊敬的各位法師，尊敬的各位同修，大家下午好。今天我要講的題目是「種福田，修福報」，大家都知道，佛門裡講福慧雙修，就是既要修福報，也要修慧，福慧就像兩條腿一樣，要一起走路才行。咱們有的同修說，福報不是世俗人所希求的嗎？是這樣子的，我們世間人都希望有福報。但是佛菩薩也不反對，福慧雙修這是佛菩薩也高興的事情，所以我們既要修福，又要修慧。我們去寺院經常看到有兩個箱，一個箱是功德箱，一個箱是福田箱，這個也是象徵著，讓我們既要修福，也要修慧。佛經裡講的「貯功德，示福田」，這兩句話就是教我們要修福，修福就要種福田，那哪是福田？什麼叫福田？福田就是讓眾生有個修福的地方，有個修福之所，簡單的說就這麼解釋，眾生要有個修福的地方，種福報的地方，這個地方就是福田，所以咱們今天的題目是「種福田修福報」。

福田在佛經裡有四種田叫福田，第一個福田是趣田，第二個福田是苦田，第三個福田是恩田，第四個福田是德田。今天我們這節課，主要就是從這個四田講起，跟大家分享。現在先講第一種福田，趣田，大乘教理常講「福田用心種」，告訴我們要存善心，要用善意對待一切有情眾生和無情眾生。《俱舍論》講四種福田，它是把趣田放在第一位，讓我們從愛護畜生做起是非常有道理的，因為對我們來說，我們對畜生動物都能愛護，不去傷害牠，我們怎麼還能去傷人、害人？所以把趣田放在第一位是非常有道理的。我們應該遵循佛講的教誨，種好趣田，具體說這個趣田怎麼種？我把我自

己的體會和感悟，和大家匯報一下。第一對畜生動物要有憐憫之心，這是要有的第一個心，是憐憫之心。牠們因為一念愚痴，墮入了畜生道已經是夠可憐的，如果我們對牠生不起憐憫之心，而還要去傷害牠，甚至還要吃牠。那我們和牠本來是一體，傷害牠就等於傷害我們自己一樣，牠愚痴就是我愚痴，憐憫牠們就是憐憫我們自己。所以第一個，對動物、對畜生要有憐憫之心。

第二個要有個什麼心？就是對畜生、對動物要有救拔之心，看到牠們墮入畜生道，除了憐憫之外，還要救拔牠們，幫助牠們脫離畜生道。方法是讀經念佛給牠們迴向，給牠們開示，讓牠們明理。比如說過去我曾經講過，我家的兩隻小貓咪往生的故事，實際是真事，大家當真事聽也可以，當故事聽也可以。我家養的兩隻小貓咪一隻叫黑黑，一隻叫虎虎，黑黑就是純白色的，一點雜毛沒有，虎虎是花花的，就這麼兩隻小貓咪。因為當時我每天讀《無量壽經》，放佛號，我家的佛號是二十四小時不間斷。所以兩隻小貓咪天天聽經、聞法、念佛，最後兩隻貓咪都往生西方極樂世界了。所以我們對畜生動物要有救拔之心，只要我們念經念佛給牠們迴向，牠們會收到益處的。現在每天我如果遇到一些小動物，比如來到這院裡也有幾隻小貓咪，我看見牠們，我就和牠們說說話，告訴牠們要念佛、要聞法，要把這個小貓皮要脫掉，咱們要求生淨土去見阿彌陀佛。雖然牠們不會說，但是我感覺到，牠們能夠聽得明白。這是第二個心，對畜生動物要有救拔之心。

第三個心是對畜生動物要有平等之心，我們如果家裡養小動物，要把牠們當作我家庭的一個成員，不要把牠當作是一個動物來對待，更不能虐待牠們。我家裡現在養著一隻小狗，可能是一種特殊的因緣，本來我們不再想養這些小動物，因為虎虎和黑黑儘管是往生了，我知道。但是牠們走了以後我還是很難過。所以我就想以後

不養這些小動物了，免得牠們生病或者往生的時候，心裡那麼難過，好多天好像都有點過不來，也是一種牽掛。但是我家的劉優祕，就是被別人一直跟在我老伴的身後，送到我家門口就是非給不可，沒辦法就把劉優祕收下，養到現在已經快三年的時間。你們聽聽我家小狗的名字，是不是會感到奇怪，怎麼叫這麼一個怪怪的名字？劉那就是姓，和我們一個姓，因為我姓劉，我老伴也姓劉，所以我家的小狗跟我們一起姓劉，牠的名字就優優，就是劉優優，應該是全名了。為什麼後來還加個祕？我和我老伴開玩笑，我老伴說他喜歡當官，我說你一輩子沒當上官，我給你委派一個官，他說你給我派個什麼官？我說你是董事長。他說那你？我是總經理，我說比你低一格，否則的話，你心裡又不平衡。他說那咱家的劉優優？我說劉優優是咱倆的祕書，所以是這樣合起來，劉是姓，優優是名，祕是祕書職務。到現在我們都非常習慣叫劉優祕，很多同修都認識我家劉優祕，一提劉優祕，有些同修的小孩都特別感興趣，有的小孩專門要上我家拜訪劉優祕。就這樣我覺得和牠在一起生活，非常融洽，非常和諧，這樣牠生活得也快樂。

現在也是跟著我們每天念佛，拜佛，牠雖然念不出來，我感到牠在念佛。比如說早晨我是兩點多鐘起床開始磕頭，我有一個簡易的拜墊，當我磕頭的時候，劉優祕人家也不睡覺了，就過到我佛堂這屋，也把那個小屁股撅撅著，前爪還伏在地上，我不知道那是一種什麼拜法，牠會三種拜。第一種拜，我給它起名叫前拜，前面兩個爪跪著，後面兩個爪支著；還會後拜，後拜就是前面兩個爪支著，後面兩個腿跪著；還會一個大拜，大拜就像密宗磕那個大頭似的，前後爪全都拜，而且後面那兩個小腳丫，腳心保證是朝天的，非常標準。我說劉優祕太有智慧了，我拜佛拜一種，你拜佛拜三種。但是有時候挺可笑，也挺好玩，牠方向搞錯，一會這麼橫著，一會

那麼豎著，我說優優，你的方向搞錯了，一定要朝著佛像。告訴牠幾次以後，牠再來拜的時候，保證方向搞得非常準確。你說這個小動物牠沒有靈性嗎？就從我家劉優祕身上，我看到這小動物太有靈性了，我們要把牠當作家庭成員。千萬千萬不能虐待牠，比如說現在養的一些個動物，人們為了吃，為了長得快，所以就加了一些催化的東西，小雞、小鴨子、小豬，很快就讓牠長成，然後就可以宰殺，就可以吃，這是太殘忍了，這就是沒有平等心。覺得我們是人，我們比你高大，你是小動物，你沒有那麼大的力氣，那就得任人宰殺，這就是我們沒有平等心。這是我們應該具備的第三個心。

第四個心就是對於畜生動物要有慈悲心，不傷害、不殺害，不吃眾生肉，不和眾生結冤仇，現在災難這麼大和殺生有直接的關係。你殺牠、吃牠牠不甘心、不情願，牠一定會報復的，反過來牠就殺你、就吃你，你吃牠半斤必定還牠八兩。欠債的要還債，欠命的要還命，多麼痛苦，為什麼要幹這種傻事？我前天講課講了獅子島的例子，我去了青島的獅子島以後才發現眾生太苦，太需要救度。我特別感恩大連的這位同修，這位企業家，她到獅子島一共是前後投了將近一千萬，現在已經應該說見成效了，因為鮑魚也長大了，海參也長大了。我聽說鮑魚現在這麼大個兒，三個大約就得四、五百塊錢，就這麼賺錢，現在她一點回收都沒有。因為聽刁居士說，我們是學佛人，你這樣做是殺生。她的悟性非常好，當時就說那我不去賣牠們，也不吃牠們，所以現在她是專門雇了三個人在島上，看著這個鮑魚和海參，防止別人去殺、去撈牠們。有的人出高價要買她這個島，要承包她這個島，實際上就是針對她這鮑魚和海參來的，她堅決不轉租，也不出賣，就這麼自然的養著牠們，讓牠們自由的放生。

我想做為一個年輕的、剛入佛門不久的同修，她能把投入的一

千萬一下子就捨掉了，而且不是單純的這一千萬，現在應該陸續開始回報了，每年的收入可能要遠遠超過這個數。所以她告訴我，她說劉姨，我們企業的員工背後都說我，這個敗家娘們，投了這麼多錢一下子都放生，不要了。我說沒關係，他們不懂得這個因果，當他們明白的時候就會讚歎你，你做得對。所以我就想，這樣對待眾生就正確，如果你要圖一發財，你把這些鮑魚和海參都把牠變成錢，可能你賺了一大筆錢。但是你知道，你造了多大的罪業，你欠了多少個命，這些個命、這些個債你都是要還的，你今生不還，來生也得還，我們不能做這樣的事。所以在這講我們學佛的人一定要有慈悲心，要對一切畜生動物都要發慈悲心。這是我們學佛人應該做的。這個趣田，就是告訴我們要對一切眾生、一切畜生，都要用憐憫心、救拔心、平等心、慈悲心來對待，和一切眾生結善緣、結法緣、結佛緣，要把這個趣田種好。眾生是我，我是眾生，我與眾生本是一體，如果你把這幾句話搞清楚、弄明白，你就知道這個趣田是怎麼回事，我們為什麼要種這個趣田。這是我要講的第一個福田就叫趣田。

第二種福田是苦田，這個中心的意思，就是我們看到貧苦的人，一定要盡心盡力的去幫助他，怎麼樣幫助？我從下面這幾點來談。第一點就說如果你的情況比你遇到的貧困人好，你對比一下，你的情況比他好一點，你要盡你的所能去幫助對方，不可以吝嗇，北方人叫小摳，不可以吝嗇，不可以當小摳。他的條件不如你，你就要盡心盡力去幫助他。比如說每年電視、報紙，都會報導一些學生考上了大學，但是因為家窮上不起，輟學。前兩天我也講到這個內容，當時來這裡聽我講課的，有的同修立刻就跟我說，劉老師，我可以出錢供一些學生。我已經和他們約好，明年七月份，那個時候學生開始考大學，八月份開始錄取，錄取完了之後，就有一批學生

雖然分數夠，但是沒有錢，很可能輟學。這個時候，我們可以把這筆錢用到這些學生身上，他們就不至於輟學了，我們已經相約，明年來辦這件事情。我今年接觸到的就有這樣的學生，家住農村能考上大學，而且有的孩子是考上的名牌大學。我們想農村的教育，比起我們城市的教育，它的教學質量還是有一定差距的，農村的孩子能夠考上大學，能夠考上名牌大學實在是不簡單、不容易，所以他們如果要輟學真是太可惜，我們幫助這些孩子去完成學業，是一件好事情。這個第一點，可以說叫物質上的幫助。

第二點，如果你的能力達不到，你沒有這個經濟實力，你不能從錢財上幫助這些窮苦的人，他貧困，你也貧困，你們的貧困程度差不多，在財力上幫不上忙，怎麼辦？第二個從精神上幫忙。第一個是從物質上幫忙，第二個是從精神上幫忙，我們在精神上給予鼓勵，也可以讀經念佛給他們迴向，為他祈福。也可以求一些經濟條件好的親朋好友，來幫助他們，一人有難，八方相助，這也是我們中華民族的美德，這個叫精神幫助。更更重要的是如果能夠向他們介紹佛法，這是最殊勝的幫助，這是最大的精神上的幫助，幫助他們破謎開悟，自己掌握自己的命運，來改變命運，這是第二個精神幫助。第三個就是在物質幫助、精神幫助的同時，剛才我也講了，最重要的是幫助他們開啟智慧，讓他們真正的脫貧，能把大乘佛法介紹給他們，這是真正的幫人，所以傳道比什麼都重要。要讓他知道，你這一生為什麼這麼苦，是你前生沒有修，這一生咱們知道了就趕快修，把原因找出來，然後我們改正過來，他的命運就可以改變了。這個叫幫助眾生破迷開悟，改變命運，這是第三種方法。第一種方法是物質幫助，第二種方法是精神幫助，第三種方法幫助他們開啟智慧。

第四點，我想講一講，種苦田也要有智慧，就是布施要有智慧

。這是一個佛友給我的提醒，有一天一個佛友見面以後，他問我，他說劉老師，有一次師父和我談話，過程當中師父就說了一句說，布施也要有智慧。師父說得很輕，但是我注意到了。他問我，劉老師，這是不是師父在點我？因為這個同修是一個大布施，他家的那點積蓄基本全都布施出去了。可能是師父有意點他，這個我不知道，因為當時我不在邊上，後來他跟我說這個事的時候，我說師父不管是點你，還是點別人，告訴你布施也要用智慧。那你就琢磨琢磨師父這句話，你布施的時候用沒用智慧？你種福田種沒種到地方，你種在肥沃的土壤裡，你還是種在石頭上、種在沙漠裡了，我說這個應該提起警覺。所以說這個苦田，剛才我講了這四個方面，種苦田體現出一個什麼精神？體現出我為人人，人人為我的精神。這種境界是我們需要提倡的，我過去好像說過這麼幾句話，我說我為人人，人人為我；我愛人人，人人愛我；我敬人人，人人敬我；我幫人人，人人幫我；我是人人，人人是我。我就覺得這幾句話和我自己挺對號，就是你想想你為人實際上就是為自己，所以就是第一句的意思，我為人人，人人為我。第二句我愛人人，人人愛我，那就是愛人就是愛自己，因為你和人人是一體。第三我敬人人，人人敬我，敬人就是敬自己，咱們有沒有這種體會，如果你把自己的姿態放得很低，你為人處事是低姿態、低調的，別人就尊敬你。你把自己抬得很高很高，你瞧不起別人，別人自然也就不理你，也不會尊敬你。你琢磨琢磨你身邊的人和事是不是這個道理？我幫人人，人人幫我，是不是幫人就是幫自己？真是這樣的，幫人是一件很快樂的事。

我在哈爾濱的時候，我和同修們在一起交談，我就舉了個例子，比如說我現在住在一樓，一樓底下有個小園子，今年我還種了實驗田。因為我沒種過地，沒種過園子，我想這個小園子不種點什麼

都可惜了。所以今年我是還沒少種，我種的是辣椒，還有柿子，還有豆角，還有茄子，還有姑娘，反正是不大塊的一個小園子，但是種得樣數比較多挺全的，也結果實了。今年我和我老伴吃的菜，基本上大部分是這個小園子裡的果實，有收穫。因為住在一樓，我上面還有五層，大概我們那個樓是六層，你看我多馬虎，我住那樓幾層我都說不準確，我記得好像是六層樓，那就我上面還有五層。現在哈爾濱的夏天都開窗戶，因為哈爾濱很少有打空調的，開窗戶樓上可能就往下扔垃圾就比較方便，要是從樓上自己往下拎垃圾大概稍微有點麻煩，我估計可能是這樣的。所以我們家的小園子裡，經常被樓上丟的垃圾丟了好多，就是這樣。我怕我老伴發脾氣，因為我老伴不是那麼太正常，我怕他發火。我就跟他說：老伴，這對咱們倆是一個考試，讓咱們倆多活動當鍛鍊身體了，樓上扔下來的垃圾，咱倆就負責給它撿到外面的垃圾筒裡去，你同不同意？我老伴說行行行。我說他扔什麼，你也不要發火能不能做到？我老伴說能做到。但是我還是擔心怕他發火，所以我一發現扔下來了，我趕快衝去把它撿出來，我老伴撿得少，我撿得次數比較多。

有一天也可能湊巧，我老伴正在園子裡忙著，他把它當作一種樂趣，綠油油的他就上園子裡去了。這個時候樓上可能是那人一定是靠著窗戶，要不然不能是這樣的，他抽那個煙就往下磕煙灰，磕煙灰就磕我老伴頭上了，當時我老伴正好剛剃的頭。他一磕到頭上，可能多少他就有感覺，我在屋裡就聽我老伴喊：喂，樓上的別往樓下磕煙灰，都磕到我頭上了。我趕緊出去，我說老伴，沒關係、沒關係，這個煙灰可以殺菌消毒，你剛剃完頭給你消消毒。我看腦袋上確實有煙灰，我趕快給他扒拉扒拉，我說現在等他抽完了你再出來。他說沒關係我都喊了，不讓他再磕。就是說你遇到這些事的時候，你用什麼方式、方法來處理，要麼就是打仗，你從樓上往下



丟垃圾、磕煙灰，確實是不是那麼太好。但是你做為下面的人，你要是寬容他、諒解他，好說好商量就完了，就沒有事了。

我還遇到一件事，有一天我老伴帶著劉優祕出去溜達，因為這小狗每天都要溜。新搬這地方，我告訴我老伴你把優祕攔繩拴著，你牽著不要嚇著別人，我家那小優祕特別溫柔，從來不咬人。但是別人不知道牠咬不咬，就這樣我老伴就牽著這劉優祕出去了。出去以後一個老太太帶她小孫子，就碰見劉優祕了，她小孫子就怕狗，可能老人家就不高興了，就跟我老伴說了幾句。我老伴回來就跟我學這個事，我說這個事我是這樣看的，儘管咱們劉優祕很溫柔，但是牠畢竟是個小狗，人家孩子怕狗很正常，所以你看人家孩子怕狗，你就把優祕牽到一邊，或者你把牠抱起來，告訴這孩子不要害怕。我說要是咱家孩子怕狗，遇到這種情況你也會不高興的。就這個事就過去了，這是頭一天。第二天是我領著劉優祕出去溜達，這個時候我發現後面跟了三個人，一個是老太太，另一個是老爺子，還有個小男孩。我領著優祕繞我家那個院走了一大圈，他們三個就跟在我身後罵我，當時我還不知道，我說罵誰？就我在院裡領著優祕走，前後都沒人，他們距離我也就有三、五步遠，我一想我也沒惹著你，你幹嘛罵我？我心裡這樣省思，我也沒吱聲，我照樣領著優祕往前走。這個時候我就聽那個老爺子這麼說：你把你們家那狗當作祖宗，我們可不當祖宗，哪天我給你整死牠。就這樣似的。

我回頭瞅瞅，我也沒吱聲，我繼續領著優祕往前走，繞了一圈我回家的時候，這個老爺子、老太太和小男孩一直把我送進門，我進門關門以後他們三個才走的。後來我想明白了，為什麼這樣？就是頭一天是我老伴帶劉優祕出去的，第二天是我帶牠出去的，他們不認識我這人，但是認識我家劉優祕，所以就跟著你罵了一圈。要在三年前我不生氣、不發火，最起碼我能回頭跟她說兩句。但是這

次我覺得我進步了，我一聲我也沒吱，你跟著罵那一圈大約也得十多分鐘，就是跟著保持一定距離，說那話特別難聽。後來我跟他們學，他們說你真有耐性，那平白無故挨人家罵，你不回頭說兩句，我說沒有前面那個事人家怎麼能罵你，罵就罵。第三天我想他最多罵三天到頭了吧，結果罵一天，也可能因為我心態好，感動了老爺子、老太太罵我一天再就沒罵過。所以一樣的事情，你採取不同的方式、方法來處理，可能收到的效果就是不一樣的。為什麼我們不用能夠妥善的方法來處理？如果說打起來，滿院的左鄰右舍都出來看熱鬧，好在我不會打仗，我更不會罵人，我也不太會說那些粗話，這個也救了我，所以這個事就了！我跟大家說這就算兩個故事，它也是真事，就是告訴大家遇事一定要冷靜，多替對方著想，不要考慮我受點冤屈、受點委屈都沒關係。這是第二種福田，苦田。

第三種福田是恩田，知恩報恩。知恩報恩這是做人的根本，不知道恩你怎麼能夠談得上報恩？現在知恩的人愈來愈少，報恩的人自然也就不多了。我在這裡告訴大家，要種這個恩田，這個恩田非常非常重要，這是給自己在種福田，你知恩報恩是你給自己在種福田，也是給你的子孫後代在種福田。概括這麼幾種恩田，這是我自己的總結和體會，第一個恩田，千萬別忘了種父母的恩田，為什麼？父母之恩比天高、比地厚，怎麼報都不過分。尤其我體會最深的，是母恩難報，不是說父恩就不應該報，相對來講母親的恩德，怎麼報都報不完，真是無法報答。我們都有雙重父母，比如就我來說我有我自己的生身父母，我還有我的公婆，都是我的父母。我的父母給了我身命，我的公婆給了我丈夫的身命，所以四位老人這恩田我一定要種、一定要報。我們每個人都能體會到，父母對子女的那種愛，是最無私的，是不需要回報的，是無怨無悔的。任何人都做不到這一點，可以說父母對子女的那種愛，是純淨純善的。想起我

自己的成長過程，我真是非常慚愧，那個時候年輕氣盛，也沒有聞到佛法，更沒有接受過傳統教育。所以說現在回想起來，對自己的父母，還是對自己的公婆，都沒有盡到孝道，但是時間又不能倒轉，又不能重頭再來。好在我聞到了佛法，我還有報答父母恩德的機會，那就是我一定要念佛成佛，我一定要救度我的父母、公婆，就是歷生歷劫的父母、公婆，讓他們往生西方極樂世界，以回報他們對我的大恩大德。

因為我的出生，有些同修可能聽我講過非常特殊。我出生是四大特點，一是母親難產，因為當時我家住在農村，農村生小孩就是請接生婆，就是老太太。當時我媽媽難產，後來聽我媽媽告訴我，幾乎都要喪命，折騰了兩天兩夜。我是立生，立生什麼概念？就是腿先下來，而且是下來一條腿，那條腿不下來，所以難產是非常重的。我就想我們也都做母親，也曾經生過小孩，況且我生小孩都是比較順利的順產。我媽媽難產那該遭多大的罪！所以就這點來說，我覺得母親懷胎十個月，生的時候又那麼困難，就這一個恩德我一生一世沒法報答完。再舉一個例子，比如說我生下來以後的第二個特點，就是日夜啼哭，不停止的哭，哭了一百來天。晚上我媽媽一宿一宿不能睡覺，就得把我放在腿上，她靠在一個櫃子上，兩條腿支著把我放在腿在就這麼晃，一夜一夜的晃我。所以後來我媽媽得個病腰疼、腿疼，就是晃我晃的，這是第二個特點。第三個特點就是我生下來以後我是一身黑皮，就像那個包公我理解，我媽說又黑又亮，後來他們開玩笑有個皮鞋油叫黑又亮，你小時候剛生下來，可能就抹黑皮鞋油，所以你變成黑又亮。那個黑又亮，後來我就問我媽媽，我現在也不那麼黑了，那皮哪去了？我媽媽說大約是過了一百多天，也不哭了，這個黑皮就從腦門開始往下退，最後都退下去，就退成我後來這個模樣。我說我現在還是那麼黑又亮也挺好，

像非洲那邊的黑人一樣。這是第三個特點，第一個是難產，第二個是黑皮，第三個是啼哭不止。第四個，我四歲的時候不會坐著，身體就弱到那種程度，全身從頭上到腳下，長那個膿瘡淌膿流水都沒法抱，一抱你要沒小心脫下枕頭，就後腦勺的腦瓜皮就沾到枕頭上沾掉了，都能那樣，你說四歲的孩子還不會坐著，該弱到什麼程度？所以我說我媽媽，你生我幹什麼？你遭了多少罪。

再舉一個母親恩德的例子，我們是一九五四年從雙城老家農村往哈爾濱搬，那個時候的氣候要比現在冷得多，我記得是過完了二月二，我們開始搬家的。當時農村是用一個馬車，這個馬車就把我們家的東西裝在車的四周圍，圍個圈圈，就中間留個窩窩。我和媽媽、姐姐我們三個坐在這窩窩裡，然後我爸趕著這個馬車，就往哈爾濱市搬。半夜出發，到那個半夜到的哈爾濱，大概就是十幾個小時，甚至二十來個小時，反正覺得非常非常漫長，因為馬車它一走，壓的那個雪咯吱吱、咯吱吱，就覺得特別慢、特別慢。因為天特別冷，我媽媽怕把我姐姐、我們兩個凍著，就拿一個棉被給我倆圍上，但是你圍上前面得攔手捏著，不捏著它不就掉了嗎？我媽媽不讓我們兩捏，怕把手凍壞，我媽媽一直這一道，就用她的手給我們倆捏著這個被，好讓我們倆包在被裡面。你想這將近二十個小時的路程，到哈爾濱我媽媽的手凍起爆花了，脫皮了，後來都要長凍瘡了，就凍到那種程度。你想除了母親誰能做到這一點？難道這個恩德不需要我們去報答嗎？

還有就是大家都知道，我嫁了一個不是太正常的老伴，因為當時我老伴得了精神病，是在那種情況下我們結婚的。你想想做為父母，誰不疼愛自己的子女，我在家又是老姑娘，上面只有我姐姐，可以說我是父母的掌上明珠，那真是含著都怕化了，頂著怕摔了，我從小真是嬌生慣養長大的。後來我自己找了我這個丈夫，你想爸

爸媽媽是什麼心情？自己的孩子也不缺鼻子，也不少眼睛，眼睜睜嫁給一個精神病，老人能理解嗎？現在我非常理解當年我爸爸媽媽的心。因為我爸爸是屬於脾氣非常好那個類型的，從來不說三道四，就是他心裡苦，他也不說出來。我媽是和我爸正相反天天說，天天罵我：你傻、你跳火坑就這樣的。但是我比較強，我當時想，如果他要是一直這麼病下去，爸爸媽媽年齡大了沒法看他，總得有個人照顧吧。因為我倆曾經是同學，我們同學在一起，就說他太可憐了，總得有人照顧他。說素雲，你善良你照顧！我就照顧。就這樣，我們倆的婚姻就是這個緣，給我們牽的線。所以當時沒結婚前，爸爸媽媽傷心的程度，我是後來我才理解。當時我不理解，有的時候還和媽媽耍點小脾氣，有時候媽媽說我要說重，我說這事不用你管，我自己的事我自己作主。都可以這樣頂撞媽媽，後來想起來這個一言一行，我特別特別後悔，怎麼這麼不知道好歹。但是媽媽最後還是依著我的想法辦了，儘管她很傷心、很難過，她不同意，但是最後我們不還是組成了家庭嗎？

媽媽的寬宏大量，表現在她臨終之前，就像演電影一樣，現在我一想起來，都好像歷歷在目。我記得我媽媽往生的頭一天晚上七點多鐘，我和姐姐守在她的身邊，她的嘴一直在說話，但是我聽不懂。我姐姐因為經常在我媽媽身邊，所以我姐姐就是我的翻譯。我就問我姐，我說姐姐，媽媽在說什麼？我姐姐就把耳朵貼在我媽媽的嘴上，我媽媽又說了一句，姐姐給我翻譯過來就是一句話，小華是好人。我老伴叫劉明華，我媽管他叫小華，就是說我們結婚了那麼多年，到我媽臨終前的頭一天晚上，我媽承認了這個女婿，在這之前我媽不承認。一開始我家姑娘都三歲了，我老伴沒有進過我家門，因為我媽不讓進，不承認這個姑爺。有時候我回家，我老伴幫著我抱孩子，送到我房頭把孩子遞給我，他就走了。到最後我媽承

認了他，因為他確實用實際行動感動了我媽媽。我昨天不說嗎？我找我老伴的第一條優點，就是孝，這一點我遠遠比不上他。我媽病重的時候，照顧我媽不說全靠他，也差不多。我爸爸、我、我老伴、我媽媽，我們四個在一個炕上，晚上我老伴說，讓爸爸睡在炕稍那邊，我挨著我爸，他挨著我，我媽挨著他，就為了照顧我媽媽方便。所以做到這點真是很不容易、很不容易，做為一個我老伴這樣的人，他能孝到這種程度，真是特別我感動，特別令我應該向他學習。也就是他這個實際行動感動了我的媽媽，在我媽媽臨走的頭一天承認了他。這是說我的媽媽。

再說我爸，我爸爸是一個非常忠厚老實的人，他的話語特別的少，有時候一天、兩天，你都聽不到我爸爸說一句、兩句話，但是他什麼事他心裡都非常有數。他疼我們、愛我們那個，我從他的眼神裡能夠感受得到，因為我在家是老姑娘，也不會幹什麼活。結婚以後，後來我的同學跟我在一起說，素雲，你結婚前過的是天堂的日子，你結婚後過的是地獄的日子。為什麼這麼說？就是因為我不會幹活，我公公婆婆對我特別好，就像做飯這些活都是婆婆包，從來不讓我做飯，我結婚十五年我沒做過飯。所以到現在我做飯、做菜我只能把它弄熟了，你要說色香味那是一點都談不上。但是其他的活就是我的了，比如說我那個時候住的那房子，那個房子就得需要扒炕，南方可能不知道什麼叫炕。得需要扒炕，得需要抹牆，這個活是我從來沒有幹過的。但是我結婚以後，你看公公年齡大他幹不了，我老伴精神狀態不正常他也不能幹，婆婆身體也比較弱，個頭也比較小，我婆婆也就到我肩膀頭這麼高。所以這個活理所當然就落到我這，我也沒做過這活，這炕怎麼扒？

因為那個炕上面鋪的都是磚，一塊一塊的然後把它抹平，我當時採取一個比較笨的辦法，我要都拆下來，我弄好了再往回裝我裝

不回去，我怎麼辦？我摳一塊，把一塊磚頭摳下來以後，把它底下的灰刮乾淨，我再把它放在原地，然後我再摳第二塊。這樣就一塊一塊，我把一鋪炕所有的磚頭我都弄乾淨了。但是都弄完了以後，它不是都有縫嗎？那你就得抹，抹的時候我不會用抹子，它專門有一個工具叫抹子，我不會用怎麼辦？我這手就變成抹子，我就用手抹的。因為那個泥要攪草，紮一些個短草給它和，和到那個泥裡，抹完了以後結實。我就用手抹的炕，因為那有草後來把我的手心都抹掉皮了，就說勁刺刺的、紅鮮鮮的。沒小心讓我爸看到，我爸問我，小雲，你手怎麼這麼紅？我說我扒炕來著，我抹炕抹的。當時我爸那眼神，現在我都覺得好像在我眼前，就那種疼你的心，就想我老姑娘怎麼遭這個罪？話沒說，但是他那眼神就是這樣。然後我爸爸默默的說，就悄悄的很輕很輕的說了一句：以後有這活告訴我，我來幹。那就是說，他已經心疼我心疼到極處，只是我父親不太善於用語言來表達。

所以這些事我回憶起來以後，我就覺得父母的恩德，實在是太大太大了。你說我父親能夠做到什麼程度？我從小我就笨，我笨到什麼程度？我從農村搬到城市的，城市裡商店都是一個樓，農村是住的房，我搬到哈爾濱住的也是那個房。我沒看過樓梯，我不知道這樓梯是怎麼回事，我記得我爸爸第一次帶我去商店，去溜達買點東西，我爸爸在前面走上樓，我爸爸到樓上回頭一看這孩子呢？一看我還在樓下站著。我爸說小雲，你怎麼不上來？我說我不敢上那個，那是什麼東西，就這一台一台的樓台階，我不知道是幹啥的，上去它要塌了，不把我摔了嗎？在農村沒看見過這個，後來我爸爸就下來了，下來以後說我領著你。我說你領著我，我也不敢上。我爸爸說那我背著你。那年我十歲，你看都十歲了趴在我爸的背上，我爸背我樓上樓下的溜達。就想起父母對兒女所做的一點一滴，都

能讓你銘記在心。我對自己有一點滿意，我覺得我還沒喪良心，沒把父母的恩德忘得一乾二淨，還想著要報父母的恩。

再說我的公公、婆婆，我的公公婆婆只有我丈夫這麼個兒子，純粹的獨生子，兄弟姊妹什麼都沒有，真是就老哥一個，從小那也是嬌生慣養長大的。後來我老伴就是一九六四年左右得的精神病，那是純粹的精神病。老爸、老媽看到兒子這樣非常上火著急，就這麼一個寶貝兒子這可怎麼辦？老爺子看了他半年，因為他得這個病，他是到處跑，而且盡往高粱地、苞米地裡鑽，他說那裡沒特務。要在外面看到人都是特務，都是美利堅合眾國派的特務。所以老爺子看了他半年，畢竟年齡大了，最後老爺子就病了，就得了高血壓。後來我結婚以後，我公公婆婆對我特別好，真是拿我就當親生兒女一樣對待，甚至超過親生兒女，因為婆婆說了：我沒有姑娘，你就是我姑娘。另外婆婆公公對我有一種我感覺到，有一種感恩的心。他們後來說這麼好一個孩子，你說眼睜睜嫁到我們這，嫁給一個精神病，都說你爸爸媽媽心疼你，我們都心疼。就是這樣，所以我公公婆婆對我特別好，就好到都很難形容。

比如要有一點好吃東西，因為當時那個時候的生活水準很一般、很一般。稍微改善一點，有點好吃的東西我婆婆都掖著、藏著給我留著。這個時候我就排在第一位，他兒子就排在第二位，後來我老伴給我說，結婚以後我就降了一格，你排的第一號，我就排第二號。後來有了我的姑娘，我老伴說我又降一格，你排第一號，姑娘第二號，我成了第三號。後來有兒子，他就把自己降到第四號了。我說這回我是三號，你是四號，姑娘、兒子人家兩個是一號、二號，那爺爺、奶奶就像寶貝一樣，一手牽一個，就是這樣。所以我說公公婆婆他不但給了我丈夫身命，而且帶大我兩個孩子。我兩個孩子我一點沒操心，我當時是工作狂，我除了上班以外我啥也不想，



所以兩個孩子都是公公婆婆帶大的。你看我女兒今年已經四十三歲，我兒子今年四十一歲，所以他們現在說起爺爺、奶奶，那感情比和我深得多得多，要是說起爺爺奶奶可有話說了，覺得媽媽做的遠比不上爺爺和奶奶。我說是這樣的，我真是在你們身上沒有盡多少責任。我婆婆到最後臨走的時候，曾經跟我相約，她說小雲，這一生我做你的婆婆沒有做夠，來一生我還做你的婆婆，你還當我的兒媳婦行不行？我說行，只要你喜歡我，來生我還是你的兒媳婦，說這話也就二、三天以後，老人家就去世了。

所以我就想，既然我發這麼大的心、這麼大的願，我今生一定要去西方極樂世界。我不管我父母、我的公婆他們在哪一道，我一定度他們去西方極樂世界，在那裡團圓，以報答他們對我的養育之恩。現在的年輕人都說和老人有代溝，我就不理解這個代溝是怎麼回事？因為我是一九六六年結婚，我和公公在一起生活的時間是十八年，我跟婆婆在一起生活的時間是二十二年，我結婚以後一直和公公婆婆在一起住。我公公是一九八四年，對，一九八四年我調省政府那年我公公去世的，我婆婆是一九八八年去世的，所以公公是一起生活了十八年，婆婆是一起生活了二十二年。我的感覺和現在年輕人不一樣，我覺得和公公婆婆在一起生活心裡特別踏實，你上班擬就啥也不用想，你不用惦念家裡的事，有老爺子、老太太在家裡，兩個孩子有爺爺奶奶照顧自己的孫子、孫女，那不是最把握、最把握的嗎？為什麼現在年輕人不願意和老人住在一起？還有個名詞叫二人世界，我說這些名詞對我來說都很陌生、很陌生。因為我們那個時候，你看公公婆婆，我和丈夫再加兩個孩子，六口之家其樂融融。雖然粗茶淡飯，但我就是現在都非常懷念我婆婆給我做的飯菜，就是土豆、茄子、豆角，經我婆婆手一做，它怎麼就那麼好吃！

而且那個時候油是限量的，我記得一個人二兩豆油，你想我們六個人是一斤二兩豆油，這一個月還吃不完，還得剩下點，要是來客人什麼的還得多用點。你想六口之家一斤二兩豆油，這一個月還能節約下來，這個日子過得挺快樂、挺瀟灑。那個時候的菜怎麼那麼好吃，可能是沒有農藥、化肥，做出來就特別軟。不像現在茄子做出來也硬邦邦的，豆角也嘎吱嘎吱的，真是沒有過去那個菜好吃。所以說這個代溝，我就想什麼時候能把這代溝消掉？你這麼想，我現在一想我覺得挺嚇人，我說我怎麼都六十七歲了？我覺得我還是童年、少年，還像那個時候，我覺得我挺小的。過去我在爸爸媽媽、公公婆婆面前，我都像撒嬌的小孩似的，怎麼一晃我變成了老太婆，我變成了奶奶？就有這種感覺。所以我們那樣想，時間很快就過去了，我們現在就是年輕人，你現在二十歲、三十歲、四十歲，轉眼之間你也是六、七十歲，七、八十歲的老人。你想你看到別人老，看到別人病，那個難、那個苦，你就要想到你自己的未來。如果你對老人不盡孝，你沒有孝心，你不照顧老人，未來的你比你現在的老人還苦，不會有人照顧你的。人說「老貓房上睡，一輩留一輩」，你對你的父母、公婆孝順，你的兒女他一定向你學，他也會孝順你們。如果他看著爸爸媽媽對爺爺奶奶、姥爺姥姥不盡孝，他們覺得他們也沒必要那樣，有很多這樣實際的例子。

所以我勸現在還比較年輕的同修們，一定要孝順老人。對男同修來說，你有父母、你有岳父岳母，一定要把岳父岳母就看作是自己的父母來對待，不要有分別心。反正這點我對自己比較滿意，就是我對我公公婆婆，好像比對我爸爸媽媽更親一些，更近一些。因為共同生活的時間差不多，我是二十二歲結婚，就是我和爸爸媽媽共同生活是二十二年，然後我和公公共同生活十八年，婆婆是二十二年，就是兩邊都差不多。但是因為後來隨著年齡的增長，知道的

事情也多一些，我覺得如果說我和誰感情更深一些，我覺得我和公公婆婆的感情更深一些，可能超過和我父親、母親的感情，真是這樣的。這種感情，你生活在一起確實是其樂融融的。如果說生活水平上跟現在沒法比，那個時候一個月要是買一點點肉，買一條魚，那就是改善生活了。但是大家都非常開心，沒有說吵吵鬧鬧的，也沒有說嫌老人還是怎麼怎麼的。你們看我結婚的時候，和老人就睡一鋪炕，就一鋪炕能有四尺、五尺，就那麼長的一鋪炕，中間拿個板這麼一立、一隔，公公婆婆住這面，我和丈夫住這面，那就是我結婚時候的條件。後來進步一點我住了六平方米的一個屋，婆婆他們住的大約是八、九米，十來米那麼一個屋。然後我又升級了，我住了一個八平方米的屋，我婆婆住那個屋是十二米。就是這樣，我說這不是在進步嗎？

後來有人說，說老劉家，他們家挺怪的。我婆婆和我說小雲，人家都說咱們家怪。我說怎麼個怪法？她說哪個老太太、哪個老太太跟我說，人家都是兒子兒媳婦住大屋，住陽面，你們怎麼老頭老太太住大屋，住陽面？因為我們從一開始到最後，始終是這麼住的，不管搬到哪裡都是這個標準。我婆婆說我們小雲結婚以後，我們家一直是這麼住。他們說那你兒媳婦怎麼想的？現在年輕人都願意住大屋，住陽面，我婆婆說我們家從來都是這麼住。所以我婆婆跟我說的時候，我覺得老人家感到挺自豪，覺得你看他們家是那樣的，我們家是這樣的。我說咱們家是正常的，他們家是不正常的，真是這樣的。你說當你一顆真誠心對待老人的時候，你的心是愉快的，不彆扭。如果你今天看不上老爺子，明天看不上老太太，你回家你都不想多看他們一眼，你想你這日子苦不苦？所以我覺得，我跟公公婆婆在一起生活，二十來年吧，二十多年我真是無憂無慮，什麼家裡事我都不操心，我覺得有老人我太幸福了。後來兩位老人相

隔四年都去世了以後，那個時候我真有點承受不了，覺得回家一進屋空落落的，沒有人了，就沒有撲頭，就好像一個孩子回家一進屋爸媽。這回回家沒人，我變成大人，就這樣很不習慣。所以我勸現在的年輕人，你們看看現在老人的難，老人的苦，想想你們未來的難，未來的苦，一定要好好對老人盡到孝道。

有一天我老伴看電視，它就播到一個好像是法治台，正好就那一段讓我看著了，是什麼？是一個年邁的老太太將近九十歲，好像是八十九老太太白髮蒼蒼的，滿臉皺紋哆哆嗦嗦的。這個老太太有三個兒子、兩個女兒，都成家立業了，兩個女兒也都嫁人，五個子女沒有一個贍養老人，這老人就沒有地方待。她是怎麼弄的？就是輪班，就是這個兒子家一個月，那個兒子家一個月，那個兒子家一個月，就是一家輪一個月這麼輪著，結果輪這一個月的時候矛盾出在哪？它有月大、有月小，有的月不就是三十天嗎？有的月是三十一天。就是這個三十一天，前面這家也不要，因為你三十天滿了，後面那家也不要，因為沒到一號，就多這個三十一號老人家就沒有地方待。後來這個老人就這一天，就是在街上流浪，在人家的房簷底下就可以捲曲著住一宿，那一天可能是天變涼了，老人家年齡也大，就在別人的屋簷下就死去了，第二天早晨被人發現老太太已經死了。我看了這以後，我心裡好難過、好難過，人老了怎麼這麼難、這麼苦？一個母親能養活帶大五個兒女，五個兒女不能養活一個九十歲的老媽媽，多麼悲哀。

還有一個老人家住在養老院，好多年沒有一個親人去看她，後來老人家要去世的時候，療養院的那些個同志們就到她兒子家，跟她兒子商量，說你媽媽可能快不行了，她想見她兒子最後一面，你能不能去見見你媽媽？這個兒子這麼說的，我和她什麼關係都沒有，我不去見她。就老人最後的希望、這個要求，都被她親生的兒子

拒絕了。所以說我為什麼今天要在恩田上講了這麼多？就是咱們現在的社會現實，就在我們的身邊，有許多這樣的事情在發生，這真是一種社會的悲哀，人生的悲哀。人人都有老的那一天，難道我們到老那一天，也會遇到這樣的遭遇嗎？所以你看到老人，你一定要想到你自己。

說到父母的恩，我自己想怎麼報父母的恩？我是這麼想的，第一我發大願我今生一定要成就自己，我一定去西方極樂世界。到了西方極樂世界，我有那個本事，我知道生生世世的父母他們在哪一道，我一定去救度他們，讓他們往生西方極樂世界，讓他們去成佛，這是我第一個報恩的想法。第二個想法，就是孝敬天下所有的父母，一切男人皆我父，一切女人皆我母，這個我覺得我基本上能夠做到。比如說有一次我和我老伴上秋林公司，上秋林公司從我家坐車，大約得四十分鐘左右，我們倆去了以後，就往那可能叫地下商場，下地下商場的時候就在那樓台階上，有一個老人家老太太，大約也七十多歲就在那跪著，前面放一個這麼大的小盆要錢。因為當時天已經很冷了，那個水泥台階是很涼很涼的，老人家就哆哆嗦的跪著那上，我一看我心就非常難受，我就問她，我說老人家，你家裡有什麼人？她說沒什麼人。我說你住在什麼地方？她說我住在道外的一個什麼什麼地方，不是一個房子，好像就是一個小窩棚還是什麼，她說我聽不太懂。我說你今天要了多少錢？她就搖搖頭，意思告訴我沒要到多少。我就跟我老伴說，你看看你身上有多少錢，咱們倆身上的錢都給老人家，就不要讓她再跪在這再要了，她就可以拿這些錢去解決吃飯的問題，最起碼今天的飯錢能夠了。我老伴我倆嘩啦嘩啦兜，我倆加在一起十多塊錢，因為我們出去就是溜達，沒想買東西，我就都給她了。我說老人家，這些錢夠你今天吃飯的，你不要在這跪著要了，太冷了，你腿會做病的，你要腿疼那更難

受，您回去吧。老人家哆嗦站起來，端著小碗哆嗦的，一看看風吹她的白髮，你從後背看，你就想這不就是我的親娘嗎？我的親娘怎麼這麼苦，就是我眼淚沒掉下來。

溜達完了，我老伴我倆該回家了，我老伴問我，咋回家？我說坐車。他說坐車錢？我想起來了，我倆兜全掏出去了，一點錢沒留，我說那沒有坐車錢。他說要不上車跟那個售票員說一聲，明天咱倆拿錢去堵著那個車，再還給人家。我說那不好意思，這麼大的兩個人坐車不拿錢，我說咱倆走回去！所以我倆就從秋林公司走回我家的，大約得走將近兩個小時，我老伴說，我跟你出來這一趟太有收穫了，我從來沒有走過這麼遠。我說你看身體也鍛鍊了，好事也做了，老人家也有飯錢了，三全齊美何樂而不為之！這個事就過去了。就說當我們這種善心、善念一發出來的時候，不是你裝模作樣的去做某一件事，而是你真心實意的去做這件事情。這是我第二個想法，第一個是發大願，念佛求生淨土，救度多生多劫的父母、公婆，第二是孝敬所有天下的父母、公婆。

第三，誦經念佛給父母、公婆迴向祈福，把佛法介紹給他們。比如說我給我公公婆婆和父母掃墓，我和人家不一樣，我從來沒燒紙錢。我是怎麼辦？我去的時候拿一束花、一部經、一個念佛機，我是這麼去給父母、公婆掃墓的，拿一炷香把香點上以後，把念佛機打開，如果我時間夠，因為我是坐公家那個車它限時，時間夠我就讀一部長一點的經，時間不夠我就讀短一點的經，就這樣，然後其他我就是念佛。而且我不單是給父母、公婆迴向，而是給墓地的所有亡靈迴向，讓他們都受益，都聽到佛號聲，聞到佛法聲。有時候時間要多一點，我就拿著念佛機圍繞著公墓轉一圈，我想他們也都是我的父母，一切男人皆我父，一切女人皆我母。不要想就這個墓地是我的爸爸，是我的媽媽，其他和我沒關係。我們學佛人心量

一定要放大，為所有的亡靈去讓他們聽佛號。我這樣做了以後，我覺得我心裡特別高興。這是恩田的第一個，父母的恩田。

第二個恩田，是師長的恩田，老師的恩田。給我們身命的是父母，給我們慧命的是師長，老師之恩和父母之恩是同等的、是平等的。「一日為師，終身為父」，佛門裡講誰最大？老師第一大，所以我們要報老師的恩。我非常感恩我小學、中學，教我知識、教我做人的老師們。在這裡我真心的懺悔，我特別對不起我小學的一位老師，她是我三年級時候的班主任，鞠桂仙老師。因為鞠桂仙老師不但是我的班主任老師，你看我小學三年級她教我，而且她是我女兒的班主任老師，教我們兩代人。我女兒小時候是爺爺奶奶帶著，沒有上過幼兒園、托兒所，她怕見生人，見生人就哭。所以後來她要上小學一年級的時候，送哪個老師，她不認識，不認識她就得哭，她就不能去上學。我就跟我老師說，我說老師，胖胖要上學，她怕人怎麼辦？我老師說素雲，這樣吧。因為當時我老師在教高年級，我老師說我回來教一年級，讓胖胖上我班，她認識我她就不會哭。就這樣我老師就為了我的女兒，從高年級下來教的一年級，把我姑娘就送到她這個班裡。你說她教我們兩代人。

我老師後來得病以後，她是不能自理，就臥床三十多年，我老師是信基督，就一部《聖經》真是救了我老師，讓她活了三十多年，這也是一個奇蹟。今年五月份我老師去世了，我不知道這個事，後來我上平房去見佛友，他們跟我說，因為平房的那些同修們，有好多都是我的同事，他們跟我說素雲，你知不知道鞠老師臨走之前最想的就是你。就跟我們叨咕，能不能找到素雲？我想見她最後一面，就是這個緣。實際那個時候我已經回哈爾濱，我是四月十五號回到哈爾濱，老師是五月中旬去世的。我在哈爾濱，我就沒聽到這個消息，所以我老師就這麼走了，想見我最後一面，沒見到。後來

我聽了以後我非常後悔，我說為什麼你們不給我個信？他們都說你這隱居，我們也找不著，電話也沒有，也聯繫不上，他說當時給我們急的，因為我們知道這鞠老師的最後一個願望，就想見你一面，結果這一面我沒見著。但是我知道我老師走得很好，她在天堂，將來有緣、有機會，我老師會去西方極樂世界的。這是我對不起的第一個老師。

對不起的第二個老師，是高中時教我的一個俄語老師，叫徐英貞老師。這個老師對我特別好，因為我挺喜歡學俄語的，我們那個時候初中、高中都學俄語，我這個老師教得也特別好，老師也特別喜歡我，我能感受到老師喜歡我。後來有一天我把老師氣哭了，就這件事我永遠不會忘記。為什麼？因為當時用那個俄語作業本，家裡生活條件比較困難，就正面使完了之後，不捨得換新的，我就把這本翻過來，用背面寫的這個俄語作業。老師批的時候就沒看著我寫的作業，那自然就沒批。沒批這本發下來以後，我一看我就生氣了，我怎麼想的？老師瞧不起我，我不就是用我本的後面寫的作業嗎？為什麼就不給我批？實際我對老師是一種誤會。結果上課的時候，老師因為喜歡我，第一個提問我一個單詞，我會不會？我會。但是我站起來，老師就說什麼什麼單詞，你用俄語說一遍，我當時脖子一耿：不會，不知道。老師說很簡單的一個詞，上一節課學的。我不知道，反正你問我啥，我就是不知道。老師提醒我第一個字母是什麼，想想第一個字母什麼字母開頭，後面是什麼？不知道，你問我啥我都不知道。這時候老師可能就有點生氣了，因為我在她心目中是好學生，這學生怎麼的了今天？後來老師說你今天怎麼的？意思是你怎麼犯倔了？這時候咚我就把火發出來了，我說憑啥不給我批作業？指責老師，你憑啥不給我批作業？老師說我怎麼沒給你批作業？我把作業本拿提出來給老師看，我作業在這你沒有給我



批。老師說批的時候我還找，這作業寫到哪了我沒找著。我說因為我作業本寫完了，我用反面寫的。老師說我沒看見。就這樣我就跟老師勁勁的，你沒看見我不管，反正你沒給我批，你沒給我批，你提問我，我就不會。就這麼一個勁，當場就把我們俄語老師氣哭了。

所以這個事過去了這麼多年，我自己一想起來這個事，我太後悔了，對我這麼好的一個老師，我怎麼能這樣對待她？現在我這個老師也去世了。所以我就希望我的老師都走好，我好幾位老師去世了，比如說也是教俄語的楊喜川老師，教我化學的孫紹先老師，孫紹先老師是我高三的班主任，就這麼多位老師陸續的都去世了，所以我一想，我真對不起我這些老師。我還得向那些教我理科的老師們懺悔、道歉，因為我偏科，我喜歡文科，我不喜歡理科。代數、幾何、三角、物理、化學，這不都屬於理科嗎？這些都是我不願意學的，我上這些老師課的時候我守紀律，我不鬧，我又不淘氣，但是我幹啥？我在底下看小說，我喜歡學語文。所以這樣，那些老師對我也無可奈何吧，反正我理科的成績很不好，我文科學的還湊合，就是這樣的。所以這些老師費心費力的教我，當時教我的那些老師各個都尖子，就現在說那都是尖子老師，教的質量特別好，可惜是我沒好好學。去世的這些老師，我有一次做佛事，我全都給他們立牌位。我跟大家說，一般的我參加什麼佛事，我不立牌位，如果我立一個牌位，我寫的就是法界眾生，我不一一去寫名字。唯獨那一次，我把我這些老師的名字，我都一一寫上了。我想在他們生前，做為一個學生我對他們沒有盡到孝道，在他們身後，我一定盡我的力量去幫他們，不管我的老師他信仰什麼，或者不信仰什麼，如果我今生去了極樂世界，我都會幫他們的。這是教我的老師。

另外我感恩我佛門中的三位老師，第一位是接引我入佛門的，

黑龍江省五大連池鍾靈寺的主持覺悟法師。我來之前還見著覺悟法師，覺悟法師要去海南，給我打電話說，想我了，他住在賓館，我就過去看他，老人家已經八十歲了。覺悟法師教我讀大乘經典，念阿彌陀佛，所以我一入佛門，應該說領我入佛門的師父，她教給我的是正法，是正知正見，這是我佛門的第一位老師。佛門的第二位老師是四川色達的香根·拉馬交活佛，十五世活佛，老人家四十六歲那年已經圓寂了。拉馬交活佛是密宗的上師，但是他教我的是讀《無量壽經》，念阿彌陀佛。所以有時候我們在一起說起來覺得怪，密宗上師應該教你持咒，他怎麼教你讀《無量壽經》，念阿彌陀佛？我說不但教我們還有字據為證。因為當時我師兄不服氣，師父你是密宗上師，你讓我們讀《無量壽經》有啥依據？以後人家問，我們說師父教的，人家說不可能，說你得給我拿個證據。師父說什麼證據？當時我師兄拿了一本《無量壽經》，就在那扉頁上讓拉馬交活佛給簽上字，讀《無量壽經》然後簽上香根·拉馬交把名也簽上。我師兄說這以後就是我們的證據，是我們的師父讓我們讀《無量壽經》的。你說我這緣分好不好？一個密宗的師父教我也是念《無量壽經》，念阿彌陀佛，是巧合嗎？真不是巧合。

第三位就是我們尊敬的淨空老法師，就不用說了。我從二〇一〇年四月四號，第一次見到師父之後，我覺得我在長大，雖然我已經六十多歲往七十歲奔了，我一直覺得我很小，像小孩一樣。我見著師父以後我覺得我在成長，我在長大，我在成熟，我在進步。所以我特別感恩老法師，他堅定了我念佛求生淨土的決心和信念，我不會再動搖。如果就是以前還多少有點忽悠，從見了老法師之後一點不忽悠，誰也動不了。我不說有人反對我讀《無量壽經》嗎？我說我不但過去讀，現在讀，將來永遠讀，我就是一部經、一句佛號到底，我說到了西方極樂世界還得接著念阿彌陀佛，所以這個信念

是堅定不移。因此三位老師給我領到了佛門，指引了一條修行的正路，讓我能夠這一生有機緣了生死脫離六道輪迴，脫離十法界，感恩我佛門的三位老師。這是第二個恩田，師長的恩田。

第三個恩田，是護法的恩田，我現在才體會到，師父在講法過程當中，多次說過護法的功德大於弘法的功德。當時我不理解，我心裡想還是弘法的功德大，沒有師父們弘法我們知道什麼？我們不能開悟，我說還是弘法的功德大。現在經過這二、三年的時間，我體會到了師父這句話的含義，確實是護法的功德不可忽視，這是我自己親身經歷。護法護得好，他的效果就是不一樣。我特別感恩，我感恩就是我直接接觸到的，第一首先是師父，我覺得師父不但弘法讓我明理，而且師父也是我的護法，他對我的那種關愛、保護、鼓勵，是不是護持我？真是的，我說師父是我的第一大護法。然後我記得我到深圳向小莉館長那個道場去過，向小莉館長護持黃忠昌往生，我特別讚歎她，真是了不得，真是功德無量，送走了一位佛菩薩去西方極樂世界，向館長真是一個大護法。我去了兩次還是三次，我能體會到，向館長對我的護持那種真誠，這是向館長。

還有比如說我到廣州，梁新新她是個企業家，搞房地產的。我們真是從來就不相識，沒有接觸過。就是一個偶然的機會，讓我們見了一面，來去共三天的時間，就結下了這個殊勝的法緣。我來到廣州住了半年，就是住在梁新新家裡，那可以說衣食住行全面護持。後來我跟她說，你護持得太過分，這個條件太好了，這個不是我所需要的。因為後來熟了，什麼都可以說了。那真是個護法的好人才，她真心真意的護持你，她不但對我，對好多出家師父，還是在家修行的居士，她都真心去護持。她的特點就是特大方、特大度，從來不計較，誰說我好、誰說我壞，有時候嘮嘮嗑。後來我說，新新，這樣不行，跟人家嘮嘮嗑，人家說要幹點啥，她說你弄，我給

你一百萬。我就聽了好幾次這樣的話，後來我說：新新，不能這麼辦（就像我今天說），種福田你得有智慧，不能哪都種。所以這個新新是我一個大護法。

你看我現在身邊刁居士，這你們現在都眼見了，她不讓我說，沒關係，實事求是的說。前一段時間她不知道怎麼護，她不知道怎麼能把這個事做好，她是個好人，她想把這個事做好，沒有經驗，她性格又特別直爽。她不跟大家說嗎？她叫三炮，這是我老伴給起的管她叫刁三炮。我今天跟有些同修開玩笑，在門口，我說現在三炮，就是放炮的命中率、準確率愈來愈高了。我來的那天我跟婷嫵說，我說婷嫵，上次你批評了她有效，這次應該表揚了，確實是進步很大。這個護法真難，得罪人的事全都在她那，全都頂著，我這半年之所以效果不錯，你看我不告訴大家嗎？師父講的《大經解演義》，我從頭至尾我跟下來了，這我得需要時間。如果她要是護持得不好，我沒有這個時間。另外我這次來了，你們可能能感到，我比上次來要胖了，精神頭更好了，就是她能給我創造一個比較寬鬆的學佛環境。就這些護法，因為只有我知道她多麼難，全國各地的同修紛紛往哈爾濱奔，都要見見劉老師，而我們訂的就是不見，一定要閉門謝客，要靜下來。所以我這面靜下來了，她那面靜不下來，每天這電話、這來訪，都得需要她來招架。所以這個護法實在是太不容易了，我們應該深深的感謝我們每位護法。

我也非常感謝哈爾濱的同修們，對我的理解和寬容，讓我貓得這麼老實。他們一開始不太理解，現在逐漸在理解。比如說我到新加坡、馬來西亞、印尼，跟師父一起去到這三國，我能感受到他們對我的那一片真誠心，那一片恭敬心。到印尼以後他們給我的小禮物，我到現在都覺得非常寶貝，可能有的同修手裡也有，就是一個小鐘的形，這面是一心念佛，那面是我的名字，然後那個鑰匙你就

可以用小口袋穿過去，提著一看就像一個小鐘似的，實際它就是一個鑰匙袋，非常小巧玲瓏，隨時帶著，你拿的時候還不扎手，非常好。有的給我弄那個小手絹，就這麼大小方方手絹格格的，都給我繡上字，有的繡上我的名字，有的邊上繡個愛，有的繡一心念佛，老實念佛。你看同修們這一片苦心想得多麼周到，所以這些個護法居士們，我真是在這裡也感謝你們。這是第三個恩田，護法的恩田。

第四個恩田是眾生的恩田，我感恩與我有緣的一切有情眾生和無情眾生，他們是我們時時處處都不離開的，尤其是無形眾生我真是應該非常感謝他們。就這麼多年，我沒有覺得這些眾生對我有什麼干擾，沒有那個感覺，而且我覺得，他們都和我是好朋友，彼此都互相理解，我把它們當作朋友，它們也把我當作朋友，彼此都非常融洽。我那天說了一句逗得大家笑，我說蟑螂，原來我家沒有蟑螂，後來我上大連一個同修的念佛點，去了以後他說劉老師，我這念佛點現在蟑螂這麼多怎麼辦？我那個時候說那話應該說是開玩笑，我說跟你們這些蟑螂菩薩商量商量，如果和我有緣都和我回哈爾濱吧，上我那去，別在這了。說完了這事就撂下，就沒往心裡去，等我從大連回到哈爾濱，一進屋我家的廚房上上下下大大小小全是蟑螂。就那麼幾天，你看前後不到十天，我在大連說這話到我回家，也就是一天的時間，我當天在大連說完這話，我當天回哈爾濱的，我想起來了。回家這蟑螂就這麼多，你看我就出門十天，原來沒有蟑螂，不至於我沒在家這十天就生了這麼多蟑螂。我一看我老伴一說，這咋回事，咋這麼多蟑螂？我也沒敢說是我召回來的。我心裡說蟑螂菩薩們，你們這速度也太神速，我沒到家你們都先到了，歡迎歡迎，熱烈歡迎。後來我就每天和牠們嘮嘮嗑：蟑螂菩薩們，咱們是不是得捨掉這個蟑螂身，咱得念佛成佛，你們回到你們該去

的地方，畢竟是我們生活在不同的空間，我要過人的日子，你們不能干擾我，這滿地都是蟑螂，我老伴會不高興的，弄不好他要傷害你們的，請你們搬遷，遷單。給你們十天的時間趕快遷單，我說十天以後你們要不遷單，假如說我老伴要採取什麼方法，那我就沒辦法阻止，那可能就要傷著你們了。結果這些蟑螂們很通情達理，陸陸續續都遷單，我都不知道人家都遷哪去了，可能找到合適的地方。現在我家沒有蟑螂，也就那麼幾天吧。這是說要感眾生的恩，也要種眾生的恩田。

第五個要種國家的恩田，這可是個大恩田，我們千萬不要忘了，沒有國哪有家？沒有家哪有你？國是在前面的，有時候我就問我自己，你愛不愛自己的國家？回答特別肯定，我非常愛我的國家，我也愛我的人民，我希望我的國家繁榮昌盛、安寧康泰，我也希望我的人民過幸福美滿的生活，我衷心的祝福祝願他們。這點我能說得到，我也能做得到。因為那時候我在省政府上班，有人問我，當你進大門，面對國旗、國徽你是什麼感覺？我說慚愧。我面對國旗、國徽，我沒有為祖國、為人民做出什麼有益的貢獻，所以我感到慚愧。他們說人家不是這個，人家覺得自豪，你看我比別人強，我能進省政府工作。我說我從來沒有過這種感覺，我就是慚愧。所以國家這個我想說兩句，就不有四條嗎？—「不做國賊」，不做國賊就是絕對不做損害國家利益的事情，因為我們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，我們一定要愛護自己的國家，尊重自己的國家，一定不做國賊，到任何時候不能做賣國賊，這是第一個不做國賊。

第二個「不謗國主」，這就指國家領袖，過去就我小時候，我覺得沒有誰說國家領導人如何如何，現在好像已經是平常事了。我告訴你們，錯了，你知道這些國家領導人，他們是哪位菩薩示現的嗎？他們現在做的工作，是為全國人民在謀利益，在做事情。我們

十四億人口的一個大國，能夠現在這麼安寧，這麼和平，讓我們有這麼好的機緣，來念佛、來工作、來學習，我們不應該感謝這些國家領導人，為我們所做的一切嗎？對國家領導人不能說三道四，不能隨意批評，信口開河，口無遮攔，這是錯的，那是對國家領導人的毀謗。所以這點，如果我們有的同修，或者你們周圍的人有這種毛病，我們要做勸解工作。我們要尊重國家領導人，尊重國家領導人就是尊重你的祖國，就是尊重你自己，因為你是中國的一員。這是第二個不謗國主。

第三「不犯國制」，不犯國制就是不能違反國家的法律、法規，也不能違反地方的法律、法規，包括地方的風俗習慣，我們一定要入鄉隨俗。這點也要記住，不犯國制就遵紀守法，說白了就遵紀守法，你是不是一個遵紀守法的公民？第四個「不漏國稅」，我們有很多搞經營的都喜歡走走政策的邊緣，能少納點稅就少納點稅，我們現在明白這個道理以後，以後一定要盡義務不可偷稅、漏稅、逃稅，要如實的繳納國稅，這是我們每個公民應該做的，不能鑽法律、政策的空子，也不能走所謂的邊緣政策。我們把國家的恩田種好了，我們時時念著國家的恩德，國家領導人的恩德，人民的恩德，這樣你會生活得愉快，在你修行的路上會大有長進的。咱們中國是有五千年文化的一個民族，一個有十四億人口的泱泱大國，現在像巨人一樣的屹立在世界的東方，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，我們應該為自己是一個中國人而感到自豪，感到驕傲。中國未來對世界的影響是巨大的，它的作用是不可言說的，特別是二十一世紀能夠挽救世界的，是中國的孔孟之道和大乘佛法，我們任重而道遠，我們都是炎黃子孫加油。這是第三個是恩田，不是福田有四種嗎？我前面講了三種了。

第四種德田，道德的德，德田，德田是什麼？三寶、是老師。

佛經裡講三乘聖賢，無論是阿羅漢、是辟支佛、還是菩薩，無論是在家、還是出家他們大多數都是主持道場的。所以佛法能夠興旺，社會能夠安定，國家能夠長治久安，世界能夠和平，三乘聖賢有大貢獻，因此我們要種這個德田。怎麼種這個德田？第一從我們自己來說，真正做到三皈，從實質上三皈不是從形式上三皈，理念要搞清楚，不是皈依哪個法師、哪個人，而是皈依佛法僧，也就是覺正淨，要覺而不迷，正而不邪，淨而不染，這是第一個種德田的方法。第二個受戒持戒，五戒是基礎，要深入了解五戒是什麼，守戒要清淨，不能把戒條守死，又不能隨順自己的習性隨意靈活，這個度要掌握好。受菩薩戒要誦戒，我現在因為受菩薩戒一年多，我檢查一下自己，我是每初一、十五各誦一次戒，每誦一次我都覺得，我有好多條都沒有做到，沒有做好。今後要繼續努力把這個戒條搞清楚、搞明白，把它落實在實際生活當中。我不是不想守戒，我是有的還沒弄明白，可能守得不清淨，今後一定要從這方面努力。這是第二守戒、持戒。

第三發現和培養後繼人才，要扶持、讚歎、幫助，不能嫉妒、障礙。從我自己來說，這一條我基本上能做到，我從來不障礙人、不嫉妒人，我希望別人都比我好，無論是生活還是修行，都高於我都比我好，我看著高興。尤其我看到年輕的同修們成長得很快，我特別開心，這是我說的真實想法，真實的話。因為更多的年輕同修們成熟起來，才能承擔起如來的家業。第四點是盡心盡力做好弘法護法的工作，有能力弘法利生的，要遵照佛陀的教誨，「調眾生，宣妙理」，幫助眾生覺悟。覺悟之後教他們種福田、修福報，然後「以諸法樂，救療三苦」，就是要度眾生，不是自己享受。從我們自己來說生活愈簡單愈好、愈簡單愈好，我一向是遵循這個原則什麼事都要簡單，我們的生活沒有過多的奢求，我的要求就是有吃飯



的地方，有個睡覺的地方，有個拜佛念佛的地方，三條具備足矣，其他的我什麼都不需要。所以我前兩天最後講課講完，我說了幾句，我說千萬不要用錢和物供養我，我不需要這個，你們對我尊重，對我恭敬這個真誠心，我知道你們是真誠的，你們對我最好的供養，就是能夠成佛，你們這點可以向我學習。我四次來香港，我對師父沒有物質的供養，沒有金錢的供養。我一開始我就是說，因為有同修提醒我，說你去香港見師父，你有紅包嗎？我說我沒有紅包。說那你用什麼供養師父？我乾脆的回答，拿成佛供養。

我覺得我這個供養，是師父最喜歡的供養，他不喜歡我那個紅包，我真是這樣想的。你看這次我來香港我是第四次來，我仍然沒有給師父拿什麼紅包，一是我沒有紅包，二是我也不想給師父拿這個紅包。我就是依教奉行，老老實實念阿彌陀佛，我今生一定往生西方極樂世界，長本事以後一定回來度眾生，這是師父對我最大的希望，這是我對師父最大的供養。所以我跟同修們說，你們如果想供養我，就用這個供養，用你們成佛來供養，咱們將來西方極樂世界見。我們要把精力用在教化眾生轉迷為悟，轉凡成聖上，這個精力，人的精力是有限的，我們精力一分散，你這個念佛的心就沒有了。所以我說有條件做護法的要護正法，讓正法久住，如果護持邪法那是造作罪業，護法是一門學問，需要有智慧。怎麼個護法？這是第四方面。

第五個是把「無上甚深微妙法」，介紹給眾生，什麼無上甚深微妙法？廣泛的說是佛法，具體一點說就是一部《無量壽經》，一句阿彌陀佛佛號。你受益了，你把它再介紹給一切有緣眾生，讓他們轉迷為悟，轉凡成聖，這是你最好對眾生的回報，《無量壽經》是無上微妙的法樂，我們把這個供養給眾生才是最好的，這是第五。

第六「發菩提心，老實念佛，求生淨土」，這就不詳細說了，老實念佛，求生淨土，用我們的實際行動給大家做個好樣子。我們日常生活中時時處處，都可以種福田修福報沒什麼神祕的，就是看你能不能夠抓住這個機緣，不是非得做什麼驚天動地的大事，那才能種福田修福報。而是讓我們用一顆平常心，把每一件平常的事把它做好，這就是說「福田處處有，看你種不種，種福田積福報，人人可做到」。最後我想說兩句，我前面今天講的一個中心，就是告訴大家種福田修福報，但是我最後要強調，我們真正的學佛人不求人天福報，我們的目標不是定在求人天福報。我們的最終目標，是求生西方極樂世界，不要把這個目標給放棄，說種福田修福報就可以了嗎？不行。真正的修行人一定要把你的目標，定在不求人天福報，定在往生西方極樂世界，定在一定要今生成就作佛上，這是最後要強調的一句話，希望大家能夠斟酌，能夠明白我說這個話的意思。今天的時間到了，謝謝各位。